

報告文學集

流淌在人間的甘霖雨露

劉明春

長陽土家
族自治縣
文化館編

报告文学集

流淌在 人间的 甘霖雨露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

流淌在人间的甘霖雨露

刘明春

*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
枝城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4.5 印张 86 千字

1994 年 10 月印

准印证：鄂长图内字第 11 号

工本费：3.50 元

自叙

为庆祝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十周年，集报告文学类文字十二篇为一册。虽文字平平，唯其所记人、事，拼搏奋斗，开拓进取，古道热肠，多属不易，故记之集之。

目 录

终未落下那达摩克利斯剑	(1)
走出低谷	(18)
无 愧	(27)
但愿常常忘记她	(39)
在那高高的山上	(45)
响水洞，水更响	(57)
被推上了山顶的西西弗斯巨石	(66)
流淌在人间的甘霖雨露	(81)
为人春风巧思谋	(95)
大山深处银线情	(102)
云是鹤故乡	(113)
又撼清江	(122)

终未落下那达摩克利斯剑

一则古老的希腊神话：达摩克利斯十分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迪奥尼修斯则在一次宴会上把达摩克利斯请到了黄金宝座上，达摩克利斯十分欣喜，感觉幸福极了。可是当他抬头一望时不禁惊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头顶上正悬挂着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的寒光闪闪的利剑！……

一曲未唱完的挽歌和一个富有冒险性的抉择，古老的礲墩衬着县长那只手签出一组具有原子裂变效应的文字。

破产，这柄寒光闪闪的达摩克利斯剑将在长阳刨花板厂头顶猝然落下，那是1990年春天。

一间平常的会议室里的一次不平常的办公。

一屋子的大小领导：县长、副县长、林业局局长、副局长、木材公司经理，还有本文的主人公，他个头不高，身材消瘦，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刨花板厂党支部书记兼厂

长孙德洋。另两位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田青、副厂长李长国。

孙德洋在会议室里是最沉闷的一个，岂止是沉闷，简直笼罩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里。

他的衣袋里装了一份准备了数日的回报材料。木材公司的经理曾私下告诉他：“刘县长听回报你要准备得细致一点，他对工贸企业内行得很，弄得不好七问八问怕问翻了兜下不来台。”孙德洋说：“叫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是这些该死的数据，想忘都忘不了呢。”话虽如此说，他还是细而又细地做了充分准备。准备刘县长刨根问底，准备要求解职，准备申请破产。当然也准备了申请技术改造，后面这个准备很可能是多余的。

回报是细致的。

县刨花板厂1993年开始建设，1985年建成投产，设计年生产能力3000m³，可是自建厂投产以来近五年的时间里，累计只生产了4000m³。

孙德洋原是木材公司经理，刨花板厂投产的第五年即1988年，公司让他兼任刨花板厂党支部书记，1989年他正想请求领导辞去他这个难以胜任的兼任职务时，没料到支书职务没蹬脱，领导上干脆让他连厂长也兼上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1989年5月，厂里由副厂长田明红负责发两车皮刨花板到北京。恰巧遇上北京那场突兀其来的动乱，两车皮货出不了手，田明红找到铁道部十六局，寄放在仓库里。稍后，又找到北京一个土产公司，

人家同意进货，但一时付不了款，田明红只好暂时空手而回。以后，田明红几上北京催款吃尽了苦头。货款收不回，原材料购不进，只有停产。并出动精干，四面八方去销售那些实在不好销的刨花板。

1989年孙德洋参加过在宜昌举办的全国木材交易会，人家的刨花板卖700元一立方米，而他的卖500元一立方米还没人要。他去过南京、镇江，考察刨花板市场，有一家公司的经理看了孙德洋带的样品后说：“价格倒适中，东西太差了。”

市场就是战场，质量就是实力，拼不过人家呀，同样的消耗，不同的质量，不同的价格，企业能不亏吗？事实是已经亏损到资不抵债了，也即是说到了要破产的地步了。

那么孙德洋就不能把质量抓上去？

到1990年3月，厂里只有国拨流动资金1万元，没有企业流动资金。1万元的流动资金与设计能力所需流动资金定额90万不成比例，而固定资产投资靠贷款，还没有受益早已债台高筑，每年要向银行支付利息32万，经审计以资抵债尚缺73.89万。

更令人恼火的是设备不配套，质量上不去。整个流水线缺乏分选打磨分层施胶的工艺流程，粗细难分，施胶不匀，胶多结团以致成型率低，废、次品多，板面粗糙质量差，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益，自1985年以来已累计亏损达59.55万。因此，工人每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药费条子不能报，少部分人对工厂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

的已联系了效益好的单位准备“跳槽”。

孙德洋稍作停顿，欲哭无泪。

县长望着他，局长望着他，公司经理望着他：没戏了？

出路不是没有，出路在于技术改造……

孙德洋把考察的结果，和田工建议的技术设备改造方案和盘端了出来，如同一位医生开了一个处方，但这处方经十分小心的估算：至少要再投入 30 万元！

一个资不抵债的厂子，完全到了宣告破产的地步，再投入 30 万，对于一个贫困的山区县来说，无异于剜肉补疮，无异于肉包子砸狗子，无异于珍珠翡翠去填天坑。

补充性的发言。

多侧面的探讨。

接着黑云压城般的静寂。

大家以复杂的心情，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宽阔的前额下似乎藏着无穷尽的毅力，他因力主修化肥厂、扩建龙舟坪镇清江路、建精制油厂、重建烟厂等业绩，常为长阳人传为“能干几码子事”的人，他即是县长刘光容。现在摆在面前的“这一码子事”他准备怎么“办”呢？

即将倒闭的刨花板厂好比一个天文学上的黑洞，再投入的资金如果连“咕咚”一声也没有，对他这个年过半百行将卸任的两任县长来说是并不美妙的。但他也十分清楚：刨花板厂的创建就长长阳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交通状况、市场前途，无疑曾经还是个正确的抉择。

“我看，厂长就不要换了，更不能破产，还是走技术改造的路子吧。”如云层的缝隙间伸下来一丝明亮的阳光，如跋涉于沙漠的旅行者面前展现了一片绿洲，刘光容那果断的声音使与会者们轻轻地喘过了一口气。“不就是30万吗？县财政拿20万，你林业局给5万，再请工行解决5万……”

“那再好不过了。”县林业局局长毕家春立即表示赞同。“若真破产了，一百多号工人的出路安排确实是个问题。”副局长刘万贵也立即补充道：“再说，刨花板厂本身不具备破产的法人地位，它隶属于木材公司，小孙原本是木材公司的副经理，调过去时间很短……”

“知道。”刘县长说，“办企业嘛，不要一不景气就换厂长，象换刀把子的，小孙还是不错嘛，能吃苦，肯研究，人缘也好，只要不犯法，就不要换。啊，我不当县长了那就随你们的便了。这样吧，贷款的事你们写个报告来……”

第三天一大早，局长毕家春、副局长刘万贵带着写好的报告来到县政府，还未进门，县长的车子开了出来，正准备去北京，刘万贵拦住了车，县长下了车接过报告看了看，就掏出笔来在政府门前一个古老的礅墩上衬着签划了这样一些具有原子裂变效应的文字：

“请县财政局解决20万元，用于刨花板厂的技术改造。刘光容。1990年3月30日。”

孙德洋的蝴蝶效应，刘万贵一日千里诚请专家，工

人们烤得脚肿、晒得脱皮，救厂实在不容易。

很快，县财政 20 万到位。

很快，林业局 5 万到位。

工行碰到了难题。1989 年下半年开始的银根紧缩仍在持续，宏观调控吃紧，微观运作艰难，贷款收都收不忙，哪里还能往外放呢？何况刨花板厂这种行将倒闭的欠贷大户？银行绝对不是慈善机构！但是县长开了口，工行还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贷给了刨花板厂 5 万元。

钱仍然不够。

在孙德洋筹款进行技术改造的重大动作中有一个具有蝴蝶效应的小故事。所谓蝴蝶效应大意是说：南太平洋某岛屿上一只蝴蝶所扇起来的一点微弱的风有可能使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北半球某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这种因微小的因素而导致巨大的变故现象就叫做蝴蝶效应。

孙德洋也有他的蝴蝶效应，因为他人缘好，所以工人也好，车间班组也好，全听他的。他告诫他们，尽管我们困难，但我们还是要忠于职守，还是要坚守岗位，我们不是散兵游勇，要象个工人。

有一天，车间主任杨继平带工人上班，突然停电了。长阳这个山区县说穷就穷到一块儿来了：既缺钱也缺电，什么时候来电？天晓得。可大家还是听厂长的，在无电的车间里“坚守岗位”，等那毫无指望的电。

奇妙的故事便从这“坚守”开始。突然从外面说说

讲讲走过一行人来，其中有几个人不太熟悉。反正都是有来头的干部，不然不会有局里人作陪。

一个中年干部走向杨继平。

“你们坐在这里做什么？”

“等电。”

“电停多久了？”

“好半天了。”

“电不来呢。”

“等到下班。”

会议室里。

中年干部：“好、好。我走了不少县，也到过不少不景气的工厂，象这个厂每月只给工人开 30 元生活费，工人还整整齐齐地在车间里给你等电，还有这样的凝聚力，不容易啊，我这次到各县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找一家不景气的企业，注入一点资金，做一些救活企业的试点，我看就把点选在长阳刨花板厂吧，给你们贷 8 万怎么样？”

那个中年干部便是宜昌地区工行的杨副行长。

这则等电的故事传到了省林业厅，林业厅在发放国家林业部的一笔森工贴息贷款时，厅森工处竟特别优厚地给长阳刨花板厂一次贷了 65 万。那是后来的事了。

一辆吉普车清晨 5 点钟从长阳县城龙舟坪出发，越过枝柳铁路，由湘北途经长沙，继续向南，向南……七月的天气，把一股又一股的热浪抛向车后……

车里除了司机小虞，电工小覃，还有一位就是长阳

刨花板厂技术改造指挥部的指挥长、县林业局副局长刘万贵。

刘万贵是一种实干型的干部，在中国，实在应该为拥有这么一批实干型的干部而骄傲的，尽管现在有人糊里糊涂地在实干与蛮干之间象一个粗心的小学生一样给随意地划上了等号。刘万贵在乐园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时，率一支民工队伍在海拔 1800 米的悬岩间修筑乐火公路；赶在汛期到来之前的龙潭河上抢修大跨度石桥秀峰桥；在冰天雪地的高荒地帯抢修电站，民工不敢去的险处他敢去，民工抬不起的石头他捡杠子抬，民工轮流睡觉他可以六七天不合眼。

吉普车继续向南。急行 500 多公里以后，6 点 30 分到株州，找到了中南林学院的唐永裕教授。唐教授是全国人造板协会会员，刨花板制作工艺方面的权威，又是我县林产工业顾问。县刨花板厂的技术改造方案需要唐教授这样的权威鉴定。唐教授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清早便登车起程。

世界上的事偏生有那么巧。头天这辆车子开到松滋，车子爆胎，换上了备用胎。第二天从株州出发，开回来不到 30 里又爆胎了。附近又没有补胎的，天气热得象烙炕饼的，几个人轮流换班把爆了的车胎扛了十多里地找到一个补胎的。偏生补胎的只会补内胎，不会补外胎，幸亏他想了个法：用一块外胎皮衬住了内胎，打足了气，又扛回来，安了上去。谢天谢地总算磨回长阳，那已是深夜两点了！

唐教授以他独到的审视对全部的技术改造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基本上是切实可行的，并对个别环节提了些中肯的建议，写了两千多字的鉴定书，并在技改方案上签了字，前后只用了三天。

厂长孙德洋和技术改造副指挥李长国格外忙碌，人力调度、资金划拨，各个环节的进展疏忽不得一时，1990年的夏天久旱不雨，气温常在三十八、九度居高不下，他俩和工人们为了厂子的未来，克服困难，迎战高温，夜以继日地奋战着。

办公室搬到了车间。办公室主任张直平干上了车工，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战士，后来是铁道部十八局工人，1988年转业到刨花板厂，因为有点才气，在刨花板厂效益不佳时，他一度想跳槽，几个单位等回信，但孙德洋凭着满腔热忱把他留下了，在技术改造中，他和工人们一样拼搏在第一线。

技改中有些操作是在露天进行的，工人们在烈日下没一个退缩。李春宜、周必林等人由于在烈日下操作时间太久，以致晒得起泡、脱皮，一场技改下地简直象得了什么怪病似的，晒脱了皮的脸上、膀子上、背上，黑一块、白一块，可他们没有怨言，作为工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厂长，厂长认定说有希望的事，厂长和他们一起奋斗的事业大抵是不会错的。

工人覃道平，修干燥机要烧焊，一烧焊机器就发烫，上蒸下烤，脚肿得象包子，行走困难。孙德洋劝他稍微

歇息几天，可他不，他把藤椅搬到车间里坐着指导别人操作，他说：“工人嘛，哪能那么娇贵。”是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它的战斗性，它的先进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就象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存在，在长阳刨花板厂的起死回生的技术改造中起到了特别有效的作用。

克服中焦阻塞，增大刨片功能，改造双鼓轮，改进铺装筛选，令人惊喜不已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

刨花板厂原来产量上不去的第一个老大难是两头大、中间小。刨花板生产的工艺流程为：削片→刨片→干燥→筛选→拌胶→铺装→横截→热压。长阳刨花板厂的机械设备是由各个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刨片机是镇江的，拌胶机是昆明的，摆动筛是苏州的，削片机是山东的，运转起来象个“联合国”。在制约刨花产量方面都拥有自己的“否决权”。具体到这条生产线中主要卡壳在刨片机上，刨片机的产量达不到设计量的一半，象中医常说的中焦阻塞。唯一的办法是更新。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型号是“BX468”。但比“BX466”贵4万，“466”年产3000m³，而“468”年产量可达8000至10000m³，为彻底根除这种中焦阻塞现象，厂里决定改用“468”。

刨花板厂负责设备和工艺流程的高级工程师田青与厂长合计一定要买468，这一点也得到了唐永裕教授的

赞同。田青是 50 年代上海交大毕业生，参加过军，参加过荆江分洪，干过军工材料，1973 年调回长阳，在发电设备厂工作，而且正有所建树。他的论文《两吨卧式快装锅炉的改造》和《用模压成型叶片生产斜式水轮机转轮》相继发表。可是 1983 年县里开始筹建刨花板厂时，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贫困山区森工开发事业，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又到中南林学院接授三板（刨花板、胶合板、纤维板）工艺培训半年，唐永裕教授便是他的指导教师。他与唐永裕教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着强烈而执著的事业追求。知识分子的心大多是相通的，当唐永裕教授冒着酷暑千里迢迢来长阳帮忙审订技改方案结束以后准备回株州，厂里准备给唐教授“表示表示”。田工说：“恐怕唐教授不会接受，因为唐教授这个人对外身外之物十分淡泊，再说唐教授到长阳来其中还有一点奥妙，那就是他对年生产 5000m³ 以下的刨花板厂十分有兴趣，因为他认为那最好发挥资源优势。”田工说对了。唐教授临走时果然拒绝了厂里的美意，而且道出了正如田工所说的奥妙，那就是：一个刨花板厂的设计量过大，很可能形成资源困难，远距离运输，造价高，效益差的结果。

唐教授走了，技术改造的施工、自制设备设计、质量把关等都落在田工身上。

设计好了的、审订好了的方案要付诸实施，这比行外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这不，一封信摆在田青面前，田青莫明其妙，把厂长孙德洋找来，这是怎么回事？厂长孙德洋也感到棘手，

技改方案的要求刨片机型号：468，可采购员写回来的信上说 468 无货，怎么办？田工决定自己发电报给厂家：有“468”则买，没“468”则不买，一定不买“466”！

不久厂方回电有一台货，原准备发往黑龙江，现临时决定先给长阳。

机械到位，偏偏组装不起来。田工、厂长、工人们弄得汗水淋漓，机械实在是“机械”。有一根粗 120 毫米的空心轴长了 6 毫米。是安装技术问题？测来量去，这 6 毫米无法处理。那就把多余的 6 毫米锯掉？一台 13 万元的机械，买方不宜这么随便处理。

孙德洋果断决定：向厂方发电报。

厂方回电：机械没有问题。

再次发电报。

没有回音了。

孙德洋与田工商定：采取通天手段，向国家林业部求援。

真是大官好说话。林业部高部长责成林机公司迅速处理。

林机公司催促林机厂。

林机厂派来了技术工。

两名技术工在“468”安装场地测来量去，还是长了 6 毫米。

“锯掉 6 毫米。”

于是锯掉了 6 毫米。刨片机安装起来了。

“这种 468 型机械是一种技术改进中的设计机型。”